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四

丙子周簡王元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鄭悼公卒弟睔立是為成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鄭從晉故也晉師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軍師之欲戰者衆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侵沈獲沈子揖

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按年表吳與魯會鍾離當在簡王十年

二年吳伐郯

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有

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

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吴入州來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楚子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楚子楚子問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

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

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為蠻夂矣其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

履祥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郯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從姬氏畜于宮此即史記所謂景公與韓厥謀匿之宮中也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巳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巳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而賜命乎春秋罪

邦君之不王畿天子之僭賞也

晋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郯

左氏曰晋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呉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氏曰呉初伐郯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晋弗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晋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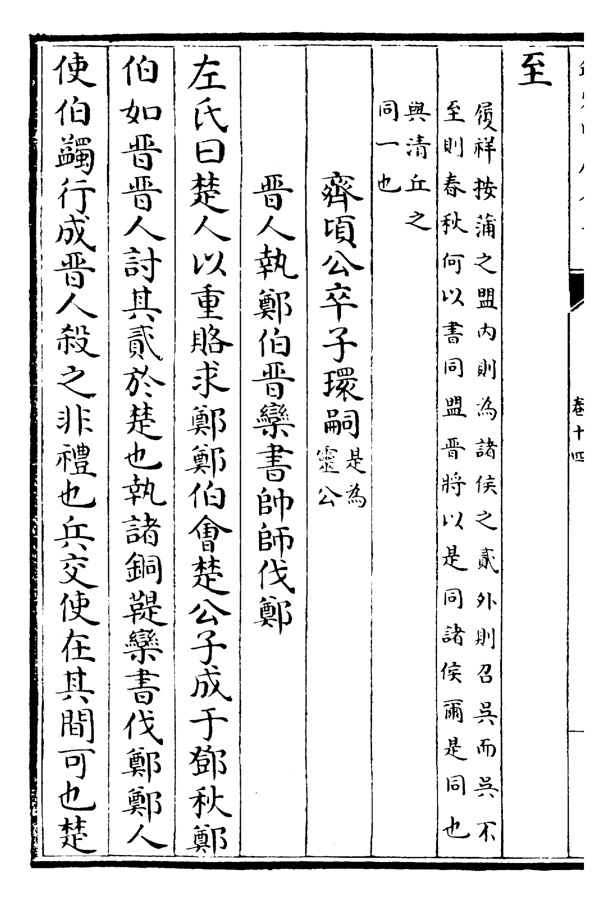
可而不敢遠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

履祥按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鄭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鄭宜如何救之於前卹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



至

傾祥按蒲之盟內則為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齊頃公卒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

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初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偹故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而歸之楚

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五年晉使羅筏如楚報使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是為厲公以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夏鄭人殺繻立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

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

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程嬰請死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

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勿絶〇左氏曰韓厥言於晋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六年周公楚出奔晉

左氏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

出周公自出故也

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于晉

左氏曰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蘓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蘓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争

七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

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復歸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
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按晉楚之盟不書於春秋

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不欲削去存之以備參考

八年魯侯及諸侯來朝遂從王季子成子會晉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成公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郤錡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

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
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
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
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胄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
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

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摇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昬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昬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

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事又見師檀弓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履祥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恵公至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

亦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敵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九年鄭人伐許

衛定公卒子衎嗣是為獻公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嗚呼天禍衞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衞盡寘諸戚而甚善晋大夫

秦桓公卒子嗣是為景公

十年晋侯魯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立子臧辭奔宋

左氏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

時逆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葬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公懼告罪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共公卒蕩山攻殺太子肥華元出奔歸而殺山立公子成是為平公魚石奔楚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陳氏曰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

許遷于葉

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一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晋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

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杜氏曰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懼而思德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四月晉師起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

軍反子令尹將左重子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後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子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曰君

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内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日臣使楚子重問晉國

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

三曰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郤犨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是以後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

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
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
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嬰齊魯之常隸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

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僑如奔齊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二年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鄭太子髠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逼於晋而鄰於齊齊晋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晋是年晋殺三郤明年晋侯弑於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單子晋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牼立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燕昭公卒武公立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厲公來逆公孫周于京師

立之是為悼公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

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未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

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

童夷羊五攻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殺温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晋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恵伯談談生周○國語曰晋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晋國有憂未嘗不

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將得晋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晋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晋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晋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其禀不材孤之咎也國語入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

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國語曰公即位使呂宣子呂相也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子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士魴也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鼂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魏頡也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士渥濁也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

惇惠荀檜文敏黶也果敢（書之子）無忌鎮靖（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

舊職而供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左氏曰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為襄公）

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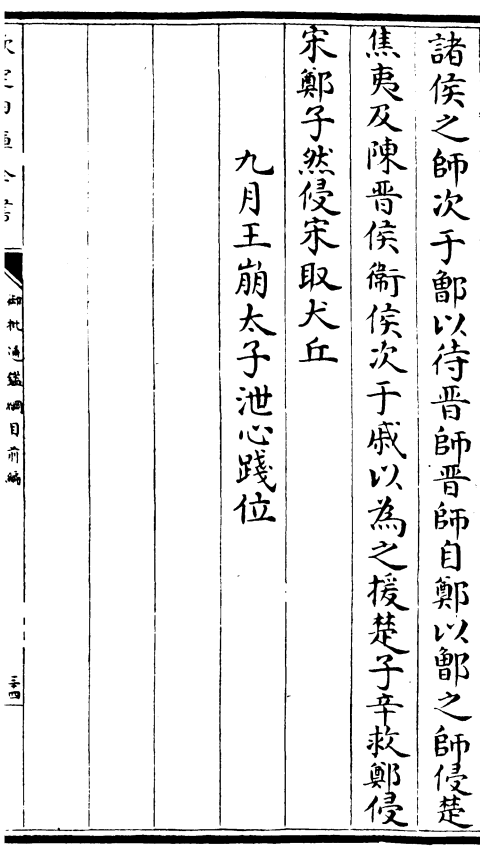
虛朾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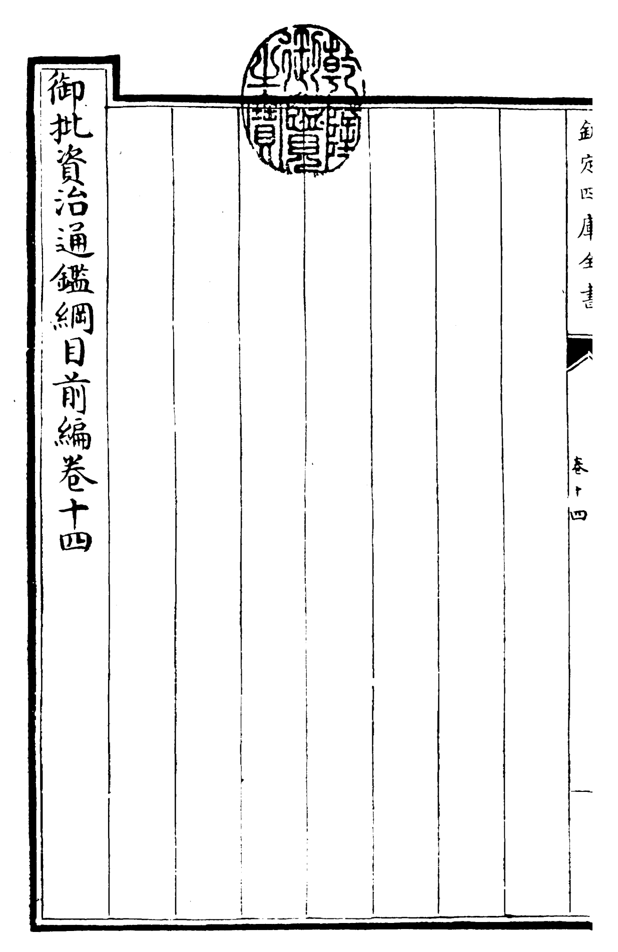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魯襄公元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晉韓厥帥師伐鄭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於是為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歸寘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太子光為質於晉晉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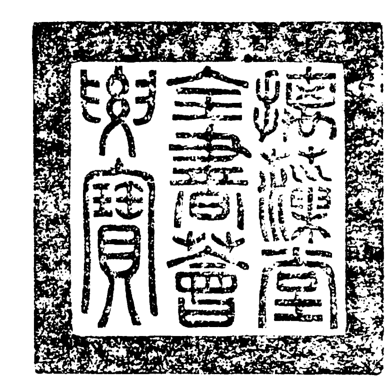


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庚寅周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鄭成公卒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荀罃宋華元曾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曾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曰五月而葬速也

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鄭伯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

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吴人伐楚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左氏曰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吴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

于脅脅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

自宋始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㚇楚彭名侵陳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五年莒人滅鄫

齊侯滅萊

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鄬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鄬

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隱之也弑也不言弑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

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履祥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也獄之疑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弑僖之獄非疑也夫以霸主在焉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來其卒不明從其瘧疾之赴以是爲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於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僖公加於人一二等

矣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
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
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
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旣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諸
侯伐鄭魯晉宋之大夫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曹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
北門杞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
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
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
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
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彊矣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
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
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履祥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彊而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於拒秦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畧也所以伐鄭而歸急於息民出積亦以饑故爾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遂滅偪

陽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

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師遂

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

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爲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頼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頼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

霄秦人伐晉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疾急也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玆命司愼司盟名

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斤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邦

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
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胡氏曰程子曰會于蕭魚鄭
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
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
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
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有一年吳子壽夢卒春秋作乘長子諸樊立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履祥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爲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爲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

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楚共卒子招立是為康世子出奔吳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敎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

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敗績

十有三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

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
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
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
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衛人立公

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從其

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玆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

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士匄宋華閲曾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有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齊侯伐魯圍成

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晉悼公卒子彪嗣是為平公

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襄十一年十三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

克會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

與諸侯宴于溫高厚逃歸於是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

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侯伐

我北鄙髙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

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之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邾人伐我

南鄙爲齊故也

十有七年齊師伐魯北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成公卒于師子滕嗣是爲武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茍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

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
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
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

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文公立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齊靈公卒子光嗣（是為莊公）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季武

子如晉拜師歸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

左氏曰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產爲大夫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范鞅以其亡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

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
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十人囚伯華叔向
籍偃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
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會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

庚戌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弱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左氏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

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左氏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掌委積之官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讀為樴樴見周禮與杙同葢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也○又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泰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本姓解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内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

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煕煕生弗父何及厲公鮒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

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顔氏顔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

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

侯襲莒

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

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隷也著於丹書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

之欒欒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也）申驅（次軍也）曹開御戎（公車也）晏父戎爲右貳廣（公副車也）啓（左翼也）胠（右翼也）大殿（後軍也）自衛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弗聽崔子曰君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氂曾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陳氏曰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

穀洛鬬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儆懼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

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宮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三年齊人來城郲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齊人城郲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郲王城也於是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鄭伯如晉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

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

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

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伯請伐陳晉侯旣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

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

是爲景公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齊崔杼伐我以報孝伯之師　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崔杼娶齊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

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

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

木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乃受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使趙武爲政

左氏曰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

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史記曰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

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

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襄之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

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子鮮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覯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

穀曰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
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孫
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
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即剽無謚）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入大夫
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
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

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晉人執衛寗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許靈公卒于楚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襄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往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入南里墮其城

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左氏在明年經世在此年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告慶封曰夫子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以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茍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彊殺偃無咎於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其妻縊遂滅崔氏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

奔魯慶封當國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

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許之告於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太宰退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季

武子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楚子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楚子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削而投之左師辭邑○陳氏曰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内外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書先晉何春秋書法不先外以内也自宋以來晉不

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鄟陵而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乃使文子爲卿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楚康卒子麇嗣是爲郟敖

左氏曰宋之盟故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

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公如楚及漢楚康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人使魯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楚郟敖即位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

其草不殖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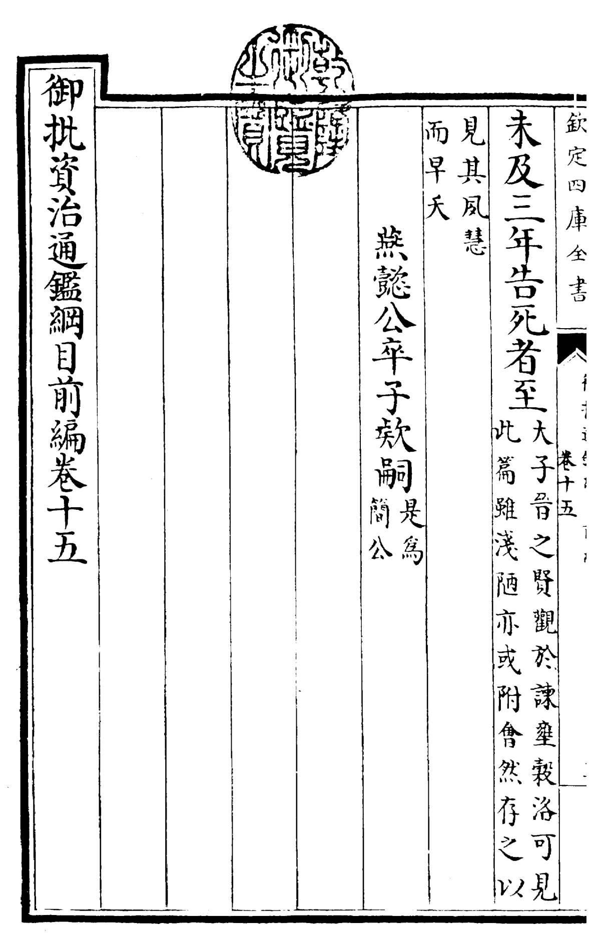
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又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逸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之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師曠曰請使暝臣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

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願聞須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其成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門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天舜盡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

居以利天下好善取與與必度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
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
事於商旣有其衆而延夫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
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儀此之謂義師
曠告善又稱曰宣辯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
尚王子曰人生而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
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
謂之公公耐名物與天地俱謂之侯侯耐成羣謂之君

君能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皆至無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成務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已王子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民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請入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曲名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

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如戲我乎自太皡以下至于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且吾聞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二年上賓于帝所汝愼無言族將及汝師曠歸



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大子晉之賢覲於諫壅穀洛可見此篇雖淺陋亦或附會然存之以見其夙慧而早夭

燕懿公卒子欵嗣是為簡公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舉人臣韓騰